

中華文化是華夏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

(第一章 115.08.15)

導言：文化、文史與文明的本質思辨

人類的精神文明古史，幾乎是一部可畏的「政教方策歷史」。從原古文明專注神性民族基因演化，歷經宗教政治的人德事功，以致於今日民主人權的種種生活方策，人類逐漸退失了原本的覺性與理念，轉而只有文史學感性認知的技巧。在當代語境中，「文化」、「文史」與「文明」常被混為一談，然而從深波古經文化基金會的研究脈絡來看，這三者具有本質上的高低層次之分。

「文化」是根，「文史」是幹，「文明」是枝葉。真正的文化教育應止於真善美，其發展必然經歷三個嚴格的過程：

- 1.先研究、推演「本質性的真」。
- 2.從此「真」以詮釋「善」的意義，而有「止於至善」的各種文史、哲學、法律、科技等學問。
- 3.從「真、善」的義理，相互融通提升「美」的心靈，並使之通往理性層次的「精神文明」生活。

然而，當今歐美乃至全球的人文、哲史、宗教、信仰與風俗，其源流有一大部份是「失真」的。這是因為人類各大古文明思惟，皆取源於形而上的上古神性文化，但在後世未究明其神性文化語義的情況下，將「人」與「眾生細胞靈命」混同一說。當文字與紙張被作為政治與宗教的征服武器時，古經典的解譯便從源頭上發生了「失真」。

老子在《道德經》中感嘆：「大道廢，有仁義」，正揭示了當文化的核心「真」失落後，人類才開始退而求其次地追求人倫工具化的「仁義」與法度。樹幹對著根說：「你是我那看不見、埋在土裡的父親」，華夏文化的核心並非表象的歷史記載，亦不可僅用世俗的歷史來對價。它是華夏民族歷經數千年風雨卻能綿延不絕的根本，更是華夏民族生存發展的永恆之基。

第一節：象形圖文——全人類原古文明的共同源頭

一、 象形圖文的誕生與演化架構

在人類文明的曙光期，象形圖文乃是全人類原古文明的源頭。這種古老的文字系統並非簡單的視覺寫實，而是結合了「指事」而成為「象形圖文」。在上古君主神權時代（西元前 900 年前）所遺留的象形圖文與古文物，其核心皆是在陳述「宗廟祭祀的遠古智慧神性文化」。

【原古象形圖文演化軸線】

蘇美文化兩河波斯文明（西元前 4500～3200 年） |——→
埃及古文化象形文（西元前 3200 年） ——→
希伯來古文（西元前 1300 年） ——→
古希臘文 ——→ 古拉丁文 ——→ 今英文

紅山文化（西元前 4700 年） ——→
良渚文化（西元前 3400 年） ——→
三星堆文化（西元前 2780 年） ——→
殷商的甲骨文——→

再經由鳥篆、古篆、小篆，演變為秦漢的隸書——→過渡到今日的楷書與行書。

從文字演化簡史來看，西方文字從蘇美楔形文與埃及象形文出發，逐步走向希伯來文、古希臘文、古拉丁文，最終演變為現代的拼音文字（如英文）。而在東方，則從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圖騰紋理，一路收攏、凝聚於殷商的甲骨文，再經由鳥篆、古篆、小篆，演變為秦漢的隸書，並過渡到今日的楷書與行書。

二、 六書造字原則的神學本質

傳統文字學將「六書」（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視為人倫文書的工具化分類。然而在深波古經文化基金會的研究中，六書本是神學思惟與形而上修學法要的具體化應用。

形聲與閩南古音（上古雅言）：象形圖文結合形聲時，必須使用正統的閩南發音（即上古雅言、中原正音河洛話），才能形聲會意，並以六書的方法去轉注、假借以詮釋其神意。

會意、轉注與假借的雙關語意：上古文字具有高度的抽象等同概念與語帶雙關的特性（如八音反切法）。

用閩南語言以六書的方法去讀全世界的古象形圖文，都可以解開原古人類共通的神性文化。這證明了在上古時代，人類曾擁有一個跨越地域的、以「宇宙人身論」為核心的共通精神密碼。

第二節：從神性文化到工具文字——東西方文化的質變歷程

一、 東西方文字工具化的轉折點

中華古文明自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西元前 3 至 2 世紀），至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西方古文明自古希伯來文、古希臘文以至今拉丁文與阿拉伯文的演變，皆面臨了相同的文化命運。

2700 年來，由於政治與政權的更替，以及宗教的分立演化，紙張與竹簡大量被流傳使用。在這個過程中，象形文字被嚴重「工具化」與「譯註化」。漢代以後的隸書不再遵守「六書」的形上原則，而是自行變化造形，將文字降格為民間溝通、官方文書與史學記錄的「工具字」。

時期	文字形態	文化本質	修學導向
先秦以前（西元前 1300 年以前）	甲骨文、金文、宗廟圖文	形而上的宗廟神學文化	胚胎演化、基因改造、智慧體轉化
秦漢以後（西元前 200 年以後）	隸書、楷書、行書	世俗文書史學、人倫工具學	人德事功、社會規範、感官覺受

二、 董仲舒「獨尊儒術」與漢儒文史學的轉向

西元前 134 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將儒家經典作為利祿科考與加官晉爵的唯一標準。此舉雖然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臣倫理，卻帶來了深遠的文化副作用：

1. **隸古定的代換與曲解**：漢代儒生用當時的隸書，去代換並重新隸定用戰國六國古文寫成的出土經書（如孔壁古文）。由於當時的人們已不識原古文字的蝌蚪形體，漢儒使用約定俗成、人倫世俗的觀點來為古經作註解。

2. **神性思惟的閹割**：3000 至 4000 年前的甲骨文與先秦古經（《易經》、《道德經》、《詩經》、《書經》），本是原古宗廟祭師卜辭修為的至高結晶。經漢儒改造後，這些神性文化被閹割，空洞化為「自我正負交感神經的感官覺受領域」與人倫文書工具。用漢代以後發展出來的文學與史學去註解先秦神學，完全是穿鑿附會、背道而馳的研究方式。

第三節：中華文化的考古見證與神學解讀

中華文化的獨特性在於其綿延不斷的考古序列。從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到殷商甲骨文，這些器物與文字並非孤立的歷史碎片，而是華夏民族上古神學修為的連貫見證。

【華夏古文化神學演化序列】

紅山文化（西元前 4700~2900 年）——→ 祖靈俑細胞的誕生、生命演化的初級文明



良渚文化（西元前 3400~2250 年）——→ 玉琮獸面紋、神靈圖象與隨葬祭祀儀軌



三星堆文化（西元前 2780~1080 年）——→ 凸目尖下巴法相、國儼大典與躬桑禮儀



殷商甲骨文（西元前 1320~1046 年）——→ 拆字拼圖的心相圖碼、易經卜辭修學法

一、紅山文化（西元前 4700~2900 年）

紅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極重要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其晚期步入了初級文明社會，在聚落形態、原始宗教信仰與玉器工藝上發生了重大變革。紅山文化出土的玉俑（如獸首人身玉飾、太陽神玉雕），在神學上被詮釋為「祖靈俑細胞」。這是生命演化立論的起點，代表著最初的生命基因合和進入靈珠的歷程。

二、良渚文化（西元前 3400~2250 年）

良渚文化發展於長江下游太湖沿岸，其最主要的特徵是玉器（玉琮、玉璧、玉鉞）的大量使用。其中工藝最精的「玉琮」，往往刻有精緻的獸面紋，是神靈的圖象與權威的象徵。在神學意義上，這代表著外卦包內卦、以玉器為法器來構建宇宙時輪命譜的空間架構。

三、三星堆文化（約西元前 2780~1080 年）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廣漢，屬青銅時代遺址。其出土的大量青銅人像具有極為特殊的面貌：眼睛向外凸出、下巴尖削。這些在世俗文史學家眼中的「外星人圖騰」，實則是遠古人類修學的「法相」與「基因人子」的顯化。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禮儀制度（包括祭蠶神、躬桑、國儼大典等）傳承再現的最本源發祥地，展現了人體如何與天地共鳴的形上技術。

四、殷商甲骨文（西元前 1320~1046 年）

商代出現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國最早的成體系文字。甲骨文兼具象形文與楔形文的特質，是一個字即包含一句話的心相構圖解碼。它本質上是易經卜辭與宗廟神學的修煉行為，記載著如何透過眼睛登載義理志向、將腦細胞基因演化為智慧體的至高境界智慧。

第四節：生命之俑與基因天演——中華古文化的修學法要

一、「人俑」作為生命演化立論之「人民」

中華文字、文化、宗廟與古經中，最巨大的莫明與失落，在於後世不知先秦古籍中所指的「人民」，其真實含義並非指世俗的百姓，而是指「人俑」——即由司作眼靈所生成的細胞靈命、記憶體與內在小人。

一切的人文教化與修學法要，都必須先有此「人俑」的合和進入「基因靈珠」，人體才得以真正記憶、建德與度智。若不先認識此「人俑」的生命本質，則不論是學習甲骨文、古篆、隸書，亦或是閱讀世界各國的古老經典（埃及象形文、蘇美楔形文、佛經、聖經、可蘭經），都將無法看懂其內文的真實表法意義。因為這些經典在源頭上皆屬於「人俑演義之戲簿」。

二、眼睛、心律與額光的內在修煉機制

在深波古經文化基金會的文獻中，詳細記錄了遠古人類如何透過自我修為，達成腦部開發與基因改造的具體方法：

1.眼蛇鏡光的折射：打坐時施用雙眼眼靈（蛇）之鏡光，向上凝聚並側微勾扣，盯入心律出口（心胎爐灶）。這種長時間（甚至超過 10 分鐘）的定觀，能與心跳產生共振，從而在心口的光線交錯中釋放出祖靈與熱能。

2.額光臨照與反插禾苗：雙眼帶動的熱能與額頭腦部的桑串光波結合，如同「均等反插禾苗」一般，從額光反向插入胚胎內（以龜甲或身宮表徵）。這種光波穿刺能切割心律，在身體內圈選、凝聚出「靈珠（念珠）」。

3.腦幹孔道的登錄：當心口的靈珠（自性受持的俑）隨著胯骨塔基的祖靈反衝而上時，這顆「宵（業）中星（心）火」會被栓入腦細胞元中。此時，腦幹孔道的大哉乾元被打開，反射眼靈所攜的卦中構思意象，於七重塔天的視窗建立二十八天宿，從而將所修學問真正記入人類生命的永生記憶體內。

這種透過眼睛、心跳與腦波合一的修煉，能開發人類未被開啟的 95%腦容量，實現大度智，這才是遠古宗廟祭祀與易經爻中基因人子天演的真實義。

三、閩南民間信仰的神學本質還原

這種形而上的胚胎演化學，在歷史的漫長演變中並未完全消失，而是隱晦地保留在閩南與台灣特有的土地公文化與媽祖信仰中：

1.土地公文化與「度智人俑」：在台中北屯的松竹福德廟和大坑東山圓環福德祠的古老神學應用中，廟宇地理與陳設（如八方卦心本命星化俑、燈籠表徵的度智人俑）都在無形中傳遞著 DNA 度智的學問。修學進德應順應基因的天演造化，日常起居間依循日照月映的修煉法，才能將心相映模人文化成。

2.媽祖信仰與「坤后靈胎演化」：如台中清水紫雲巖、鹿港天后宮等媽祖廟的真實表徵，乃是「坤后演化，創生我、人、子宮、靈胎」的總體觀。媽祖在靈胎內負責基因人子的生孕與靈引，唯有透過修煉使吾人創生的媽祖重新出胎，在雛腦中耀化為「天上聖母」，人類才能真正開啟天良、天賦與天性。

當代的宗教在 2000 多年來不幸脫離了這種「胚胎神學」，淪為了政教合一下的偶像崇拜與寄託式的世俗思維。

第五節：全球視野下的精神文明史回溯

華夏民族的生存發展，不能孤立地在東方語境中談論，必須將其置於全球原古宗教與政治方策的抗辯歷程中，方能顯現其作為「生存發展之基」的偉大意義。

一、 東西方政治與宗教征服武器的交鋒

約在公元前 2282 年，講「仙語」（閃語）的蘇美人東遷越過天山，其百家姓子裔定居渭水周原建立周朝，這便是「中原華夏、河洛神學文化」的源頭。東周式微後，夷狄百邦各自依人倫想像解讀古篆經書，導致百家齊放，孔子亦創辦平民教育，使象形文的神學語意逐漸走向大眾認知的文書文言。

而在西方，公元前 332 年亞歷山大帝一統歐亞非，推行「大希臘化世界文化同化政策」。其部將在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傳至第三代阿育王時，利用埃及新發明的草紙大量書寫，借用無神論的喬達摩（釋迦牟尼）為角色編寫大乘佛經，將「人俑」降格為「眾生」，作為其宗統與管制的「政治化宗教武器」。

二、 西方文藝復興與康德「理性啟蒙」的誤解

歐洲在十六、七世紀擺脫天主教黑暗統治，步入文藝復興、政教分離與科學時代。然而，西方近代最具代表性的「理性啟蒙」運動，在源頭上存在著重大的誤解。

哲學集大成者康德在其鉅著《純粹理性批判》中，所大量引用和討論的「我」、「人們」、「人民」等抽象概念，其實際取材的根源，正是這種在政治與宗教管轄下「混同一說」的假經典。康德與古希臘、羅馬學者一樣，在未解其形而上學原意（即原本是指以食、息所生的細胞靈命為立足點的宇宙人身論）的情況下，抄之、引之，從而使歐美的哲學與神學步向了「失真」的詮釋，至今仍陷入神秘論與迷信論的迷霧中。

第六節：復興中華文化與現代人文教育的變革藍圖

當代人類社會面臨著嚴重的「人格教育不存在」與心靈無明的危機，這根源於長達兩千年的文化質變與既得利益者的把持。要讓華夏文化真正成為民族生存發展的萬世之基，努力的方向及核心藍圖包含三大內容：

【中華文化復興與人文教育改革藍圖】

1. 明珠去污：還原周朝河洛神學，洗淨儒術工具字與外來政教假佛經的妄解
2. 神啟必修：將神性文化與形上哲學列為必修，依靈道陶冶身心、變化質氣
3. 理性思辨：依據《易經》六爻採樣與四象擇一的邏輯，建立客觀理性寫作格律

一、「明珠去污」：找回失落的周朝中原神學

人文教育如同農夫耕田，必須先整地、除雜草、去亂石。兩千年來，凡是有考試的地方，就有儒家世俗「官方說法」的教誨與飯碗，這種人道理想奉侍了人心的盲目慾望。二千年來從儒家視野所詮釋的經典義理，皆與篆文的形而上學原意無涉。因此，改變的首要任務是洗淨漢儒的妄解，並辨明希臘王改寫的政治化外來宗教，還我真實的、原本的列祖聖典——即「周朝的中原神學·河洛文化」，使其重現天日，這是今日人文學術的當務之急。

二、「神啟必修」：重建神性文化與形上哲學地位

近現代受西方影響，將宗教與神學徹底排斥在校園之外，導致人本教育的「神啟」變得完全空洞化。然而人身包含生理、物理與心理的層層感官，必須仰賴一條創始胎藏的「靈道」來向內維繫本命。

人格與人品的知行，無法單憑孔孟的「人德條理」口頭回想來完成，必須透過神性文化的靈道來神啟，才能真正達到「陶冶身心、變化質氣、開展五形」的效果。因此，應在保障政教分離、避免派系衝突的前提下，將富含莊嚴性與神聖性的形上神性文化列為人文思想的必修科目。

三、「理性思辨」：融合《易經》邏輯與客觀寫作格律

理性的哲學思辨，是人文教育的終極目標。人腦的理性思辨，它不與下界的自律神經相連，而是採用「推演—冥思—退返入道—頓悟」的客觀路徑。這個過程與《易經》的卜卦演繹完全吻合：

【人腦理性啟蒙的易變路徑】

心口採樣（一正一反，深中淺三重前因）——→ 形成「六爻命題採樣」



退返入道（初醒始覺，首出庶務的頓悟）——→ 進入「五形之中土」



四象出象（向四方演繹，進行四擇其一）——→ 做出客觀之對錯結論

這種深邃的理性啟蒙能清除思維中的病毒，使一切知見上的無明獲得圓通大覺。黑格爾的唯物辯證法與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皆只是偏取了《易經》易變採樣與四象立說的局部片段。

同時，為了防止主觀感性導致的「我執」與妄亂，文藝作品與教材應效法我國古篆經典的寫作格式，摒除主觀的情感宣洩，採取「客觀性的對話方式」來立論。只有當文藝活動緊扣本質性之「真」時，才能真正開拓出生靈的「善」與「美」。

結語

古猶太人的聖殿前方，其門柱的道口上必定綁著一隻驢子，用以警惕世人心中常被愚昧、無明與陰狠的「驢首」所盤據；古埃及神學則教導，人人心中皆有「驢首人身」的佛形，見此神便能含蓄地去掉驢身的粗礪，接受神聖的教示。當華夏民族的河洛神學文化失道、亡失了二千多年後，今天，歷史的長鏡頭再次對準了我們。

自古以來，歷史是戰勝者所寫的，同樣的，宗教史也往往是統治者命其文史官所書寫記載，作為服務政治與宗教征服工具。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淵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應當用尋根究底的態度，去探索生命的真實意義。如果僅止於用七情六慾的感官覺受與自我正負交感神經來發展所謂的文明，那只是用被誤導的主體意識來框架文史，如同佛陀伸手指向月亮，後人頂多就是落入「得手忘月」的文字障中。幾千年來，真正的中華文化就不斷地被人類為了政教管制而演變出的世俗文明所篡改，陷入輪迴歷史的迷霧，更遑論能體悟中華文化的真諦。

我們必須深刻明白：華夏原古文化本是形而上的宗廟神學文化。它是要用正統的河洛閩南古音（上古雅言），加上易經卜辭的卦中意象進行推演與連結，再配合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形上神學原則，才能真正讀懂吾人基因胚胎演化的神學意涵。祂在敘述華夏民族生命基因演化的真實義，與老祖宗遠古智慧的傳遞，而非僅止於後來人因政治、利祿或社會規範所演變出來的宗教文史、人德事功，以及種種文明生活方策。

復興華夏民族生存發展之基，不是盲目地唯西方學術潮流是問，亦非毫無批判地歌頌被工具化、世俗化的教條。我們要以無比的「真實心」與勇氣，摒去既得利益者的僵化把持，找回深埋在土裡那看不見的文化之根。當眾生掙脫出世俗名利的引導，在形而上的靈道中長出天賦智慧的「佛首」，實現「首出庶務」的理性與莊嚴時，華夏民族必將在死後復活的預言中，為全世界人類的文明重新增添最奪目的精神光彩！